

譯者前言^{*}

陳 碩 文^{**}

亞瑟·勒夫喬依 (Arthur O. Lovejoy, 1873-1962)¹ 的〈一種浪漫主義的中國源起〉(“The Chinese Origin of a Romanticism”), 1933年發表於《英國與德國哲學集刊》(*The Journal of English and Germanic Philology*);² 1948年勒夫喬依出版的《觀念史論文集》(*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*)中亦收錄。³ 此文細數歷來西方人對中國的觀察, 兼論某種歐洲浪漫主義受中國園林藝術啓發的可能, 其詮釋與考察, 對治文學史與哲學史來說, 頗有輔弼之效。⁴

* 〈譯者前言〉一文幸獲李爽學教授指正, 並潤校文稿; 另, 譯文中亦有幾處採用李爽學教授翻譯, 謹此致謝。瓦格納 (Rudolf G. Wagner) 教授在譯者翻譯此文時多有提點, 也一併在此敬致謝忱。

** 作者係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, 現任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國家科學委員會延攬博士後研究員。

¹ 勒夫喬伊 (Arthur O. Lovejoy, 1873-1962) 為美國著名觀念史 (History of Ideas) 學家, 1922年於約翰·霍普金斯大學 (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) 成立觀念史學社, 揭示觀念史研究的宗旨。1938年創建《觀念史雜誌》(*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*), 進而使觀念史研究在美國形成一個學科。代表著作為1936年《存在巨鏈: 對一個觀念的歷史的研究》(*The great Chain of Being*)。其所建立的觀念史研究方法, 更引起英國劍橋學派斯金納 (Q. Skinner) 和朴考克 (J. G. A. Pocock) 的迴響。

² Arthur O. Lovejoy, “The Chinese Origin of a Romanticism,” *The Journal of English and Germanic Philology* Vol. 32, No. 1 (1933): 1-20. 為方便起見, 此文以下簡稱 Lovejoy。

³ Arthur O. Lovejoy, “The Chinese Origin of a Romanticism,” *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* (1948; Greenwood Press, 1978), 99-135.

⁴ 李爽學: 〈從巧奪天工到諧和自然——中國園林藝術對西方文學的影響〉, 《中西文學因緣》(臺北: 聯經出版社, 1991年), 頁38。以下為免冗贅,

談及十七、十八世紀中國園林藝術與西方文化的接觸時，識者多會想到鄧普爵士（Sir William Temple, 1628-1699）、⁵ 艾狄生（Joseph Addison, 1672-1719）、⁶ 王致誠（Jean-Denis Attiret, 1702-1768）等人的庭園觀，⁷ 以及他們頗為推崇的中國園林沒有規矩繩墨，具足多樣性又充滿變化的情調，並以此諷刺當時歐洲流行的幾何式造園法的呆板無趣。他們喜歡談論中國園林景致“Sharawadgi”⁸的美學準則，中國園林藝術之渾之天成，一無鑿飾之痕，及其所引起的驚奇感，以嘲弄當時歐洲流行而頗講對稱與一致性的園林景觀。⁹鄧普等人的觀點，很快便變成當時歐人審美的主流觀點，¹⁰ 而其之所以能蔚然成風，迅速融入英國地景園林觀念中，實乃與其時英國文化界本身所經歷的內在美學論述發展、外在表現方式的革命有關；也拜當時航海貿

簡稱李爽學：〈從巧奪天工到諧和自然〉。

⁵ 鄧普〈論伊比鳩魯的花園〉（“Upon the Gardens of Epicurus ; or, Of Gardening. In the Year 1685”）一文旨在思考古希臘哲人伊比鳩魯（Epicurus）的人生哲學，也談論自然之美，推崇中國園林的無秩序美感，對英國的地景園林設計帶來新的啟發。

⁶ 艾狄生（Joseph Addison）曾在《旁觀者報》（*Spectator*, No. 414, June 25, 1712）上刊登一段關於庭園藝術的評論，附議上述鄧普觀點，並引用鄧普上段論述。勒夫喬依在此文中主要引用了這篇文章，Lovejoy, 11.

⁷ 王致誠、蔣友仁（Michel Benoist, 1715-1774）等傳教士都曾留下關於中國園林（如圓明園）的記述，在歐洲發表後，頗受矚目，間接向英人見證了中國園林自由散亂美感之存在。

⁸ 鄧普在上述〈論伊比鳩魯的花園〉一文中首先提到“Sharawadgi”，指一種無秩序之美，並視之為中國園林藝術的美學標準，可與西方庭園造景的美感原則對照觀之。艾狄生在《旁觀者》裡也重提“Sharawadgi”，推崇其美不勝收，令人浮想聯翩。“Sharawadgi”一詞，在十八世紀的20、30年代，時常為英國文人使用，以描述中國園林的不規則、令人驚奇之美。然此詞乃他們聽聞而來，可能是中文詞的羅馬拼音。這個詞究竟可還原為哪一個中文詞，眾說紛紜，也引起許多中外學者的討論。勒夫喬依認為正是這個詞引領的自然美學觀念影響了歐洲在十八、十九世紀出現的浪漫主義。關於“Sharawadgi”在當時英國文人筆下的運用，可見賀陳詞：〈中國建築及園林藝術遠播歐西的史實探討及其對歐西的影響〉，《大陸雜誌》第5期（1970年3月），頁150。

⁹ Lovejoy, 20.

¹⁰ Ibid.

易繁榮、傳教士頻繁來往中介之賜。¹¹

“Sharawadgi”究指何義，字源為何，對應的中文詞又是什麼，歷來也頗有學者討論。¹² 在文中，勒夫喬依引用張沅長（Y. Z. Chang）¹³〈有關“Sharawadgi”的一個解釋〉一文，認為“Sharawadgi”確為中文，意指不規則、變化多端與驚奇之美，而對應的可能是「灑落偉奇」或「灑落瓌奇」。¹⁴ 總的來說，誠如英國建築師錢伯斯（William Chambers, 1723-1796）所言，中國庭園的模式就是「自然」，中國人將釋放束縛、不規則的自然造景視為「美」，可謂相當切中“Sharawadgi”一詞的本意，而這種詮釋與理解，也是中國園林藝術對

¹¹ 邱柏舜：〈中譯導讀〉，請見威廉錢伯斯爵士（Sir William Chambers, 1723-1796）著，邱柏舜譯注：《東方造園論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公司，2012年），頁67-68。為求簡明，下稱《東方造園論》。

¹² “Sharawadgi”乃鄧普率先提出，後有華波爾（Horace Walpole, 1717-1797）拚為“Sharawadggi”。中國學者張沅長（Y. Z. Chang）在1930年提出他的考證，認為此詞應為「灑落偉奇」或「灑落瓌奇」；詳請見下注。錢鍾書則將拼音修正為“Sharawachi”，意為散落無秩序，可見於他在1937年發表的〈十七與十八世紀英國文學裡的中國〉一文。李爽學則解為「散亂無紀」，請見李爽學：〈從巧奪天工到諧和自然——中國園林藝術對西方文學的影響〉，頁40。此外，也有學者認為此詞可能為日文，如蓋登畢（E.V. Gatenby, 1892-1955）認為“Sharawadgi”乃日文詞（sorowaji）的音譯，指不對稱。也有學者認為此詞純屬杜撰，柯恩（William Cohn）認為不諳中文的鄧普可能是自己創造了這一名詞，以表達其美學觀點。佩夫斯納（Nikolaus Pevsner, 1902-1983）考察上述說法後總結道，鄧普應該是從傳教士、商旅，或其他繪畫、藝術作品中獲得了相關知識，並請教中國學者，創造出了這個能表達其理念的詞語。上述關於“Sharawadgi”一詞的討論，詳請見 Nikolaus Pevsner and S. Lang, “A Note on Sharawadggi,” *Studies in Art, Architecture and Design* Vol. 1, *From Mannerism to Romanticism* (London: Thames and Hudson, 1968), 103.

¹³ 張沅長（1905-？），留學美國，返國後曾任武漢大學英語系教授，並參與《武漢大學人文季刊》創刊，為中國早期研究西方文學中的中國形象學者之一。後任中央大學英語系主任，來臺後相繼擔任輔仁大學、淡江大學英語系主任，著有《英國小品文的演進與藝術》，並曾主辦《新聞天地》（英語版）。

¹⁴ Lovejoy, 9. 此乃張沅長在1930年發表的文章，本刊亦刊出此文之中譯，以饗讀者。Yuen-Zang Chang, “A Note on Sharawadgi,” *Modern Language Notes* Vol. 45, No. 4 (April 1930): 221-224。

西方浪漫主義可能有所啓發的主因。¹⁵

中國園林藝術對西方文化的影響固為老生常談，然而從文學史的角度出發，探討其影響的研究，仍屬少數。勒夫喬依此文談西方浪漫主義的成因，提出一個觀點，略謂某種浪漫主義可能源出中國園林藝術，¹⁶ 乃論者中的先驅之談。勒夫喬依此文的要點，就在指出英人推崇的中國園林觀“Sharawadgi”之美與西人浪漫主義的共同處，而所指正是個人追求解放，謳歌自然、捍拒規律的傾向。十七世紀時，英國開始經歷經驗主義哲學的思潮衝擊，新古典主義在自然觀上所講求的巧奪天工之美，與在文學上追求的音韻工整、詞兼對偶之風，也屢受挑戰。英人沙夫茨伯里伯爵（Anthony Ashley Cooper, 3rd Earl of Shaftesbury, 1671-1713）早在十七、十八世紀之交便著有〈德行論衡〉（“Inquiry Concerning Virtue or Merit”），已顯示出某種華茲華斯（William Wordsworth, 1770-1850）式的自然觀。¹⁷ 這種強調個人感覺，以及受激發而產生的情感與想像的重要性的論點，與英人所體會的中國園林的“Sharawadgi”——渾然天成，激發觀者的想像與驚奇感——的審美觀並無二致，也正是濟慈（John Keats, 1795-1821）、雪萊（Percy Bysshe Shelley, 1792-1822）詩中訴諸的直覺、想像力與神秘經驗的浪漫觀的濫觴；同時更是十八、十九世紀之交英人「如畫」（the picturesque）的審美理論的核心理念。¹⁸ 從勒夫喬依此文的

¹⁵ 參見李爽學：〈從巧奪天工到諧和自然〉，頁54。

¹⁶ 關於浪漫主義的成因，學者所見各異。請參見 René Wellek, *Concepts of Criticism* (New Heaven and London: Yale University Press, 1963), 128-221. 李爽學之〈從巧奪天工到諧和自然〉一文對勒夫喬依此一浪漫主義源起之論述背景頗有補正。

¹⁷ 參見李爽學：〈從巧奪天工到諧和自然〉，頁45。此段請參校 Ernest Bernbaum, *Guide Through the Romantic Movement*, 2nd ed. (New York: The Ronald Press Company, 1949), 9。

¹⁸ 勒夫喬依引胡賽（Christopher Hussey, 1899-1970）言，指出如畫（picturesque）概念是浪漫主義前導美學觀，十九世紀詩人莫不依此為標準，如普萊斯（Uvedale Price, 1747-1829）在其著作《論如畫》（*Essay on the Picturesque*）中對如畫的定義（Lovejoy, 12）。其所認為的自然之美，實近

觀點來說，這種美學與文學新境界的提出，得如濟慈所譜後花園中夜鶯令人心醉的啼聲一般，實則都與中國園林藝術西傳息息相關。¹⁹

儘管上述英國文人或庭園景觀設計師所提出的中國園林理念，在十八世紀中很快又為英法知識分子摒棄，英國園林的中國熱可說僅屬曇花一現。²⁰但中國園林藝術對於西歐浪漫主義的影響，表現為十八、十九世紀西歐文學名家對「自然」生機盎然、變化多端的歌頌，卻不曾稍歇；更值得注意的是，與其相關的討論，如中西文化觀念之間的對話與交鋒、浪漫主義文學之成因與中國美學觀念之關係等議題，非但在當時為人所熱議，乃至於為後人也開啓了一個寬廣的研究與對話空間，而這正是今天我們重讀勒夫喬依此一舊文應該認識的新義。²¹

（責任編輯：余玟欣）

“Sharawadgi”一詞指涉之美學準則，兩者之間的聯繫的確引人入勝。請見李爽學：〈從巧奪天工到諧和自然〉，頁57。

¹⁹ 參見李爽學：〈從巧奪天工到諧和自然〉，頁56-58。

²⁰ 《東方造園論》，頁86-87。

²¹ 實際上中國風庭園藝術在歐美的影響，至今仍是受人矚目的課題。最近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（The Metropolitan Museum）正舉行「中國園林，涼亭，作坊與憩所」（Chinese Gardens, Pavilions, Studios, Retreats）特展；無獨有偶，在巴黎，由一座拿破崙三世時期的奧斯曼式（Haussmann）建築改建的中國寶塔「巴黎彤閣」（The Pagoda Paris）重新開幕，亦成為眾所矚目的盛事。由此可知，西方世界與中國在十七、十八世紀已展開的藝術交流及其流風餘緒，至今未歇，與之相關的研究，也仍值得我們進一步探索。